



07209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三十六

古吳陳仁錫明

諸史類

論贊

儒林傳論

漢司馬遷

貨殖傳論

漢司馬遷

日者傳論

漢司馬遷

游俠傳論

漢司馬遷

皇后紀論

宋范曄

丁鴻傳論

宋范曄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六

周黃傳論

宋范曄

宦者傳論

宋范曄

黨錮傳論

宋范曄

逸民傳論

宋范曄

恩倖傳論

宋沈約

贊揚雄論

漢班固

贊贊西域

漢班固

論史類

古吳陳仁錫明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三十六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闢雖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于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屈是以仲尼于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四續奇賞

卷三十六

二

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于戰國儒術旣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阬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羗合適戊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

其事至微淺然而措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乎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

四續奇賞

卷三

傳

三

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于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

鄉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典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六

傳

四

漢司馬

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凡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請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乏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

亦不許何

充宜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爲
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
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
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
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
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
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六

傳

五

漢司馬



史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史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史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史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史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史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史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未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執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駁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繡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柘梓薑桂金錫連丹沙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六

六

犀瑋瓊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

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碁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

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

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

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

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

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

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

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至則財匱少財匱

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

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
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渴
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
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
歛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
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
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于威宣也
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
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方淵
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六

奇

七

說世情

不可使素
野見

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
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
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
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秦始
皇帝令保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
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
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
之爲築女懷清臺夫保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
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
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

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奪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阡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六 傳

八 漢

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糶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于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糶。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

富習稱
處之本此
耶

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瓠水居千石魚
陵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
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
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干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
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得異
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
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釀飲食被服不足以
自適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
聞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六

九

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爲上木富次之姦富最下無
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
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
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
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
一歲千釀醢醬千坭醬千甌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
千鍾薪橐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其輅車
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髹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鉄器
若卮茜千石馬蹄蹏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
筋角卅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揭布皮

華千石漆千斗藥麴鹽豉千咎鮪鯨千斤鯪千石鮑
千鈿棗栗千石者三之狐鼯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旒
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駟會貧賈三
之廉賈五之此亦比于乘之家其大率也佗雜業不
中什二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
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
爲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
不可勝數夫繼膏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
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
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六 傳

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
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伎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
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一之所
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
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
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大卜之起由漢興而有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沈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生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下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米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間坐第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六

十一

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

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

三公出口

既如此見
之何爲

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汗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
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
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
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汗
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
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
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
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
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眾爲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
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汗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六

傳

十二漢

雖尊不下也得不得不爲喜去不爲恨非其罪也雖累辱
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爲羞矣早疵而前熾
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賔正以求尊譽以
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爲威以法爲機
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
方爲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爲右試
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爲有以少爲多以求
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嬖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
虛公家此夫爲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
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才

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
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孰不能適
才賢不爲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
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
見鴟梟之與鳳凰翔乎蘭芷芎藭弃於廣野蒿蕭成
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
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
按式正碁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
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
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六 傳

十三 漢

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傲文王八
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
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
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
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千百錢病者
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
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千百錢哉此夫老子所
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
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
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散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

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于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于是也予何故而云不卜哉予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庶人乎慮事定計必是入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入于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巖莫大於此矣然欲疆國成功盡忠于上非此不立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六

十四 漢 凌司馬

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騾爲駟而鳳凰不與燕雀爲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亡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于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僮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

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智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傳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六

傳

十五

漢
黃司馬



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智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傳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于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王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問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因旣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六

傳

十六

漢

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廩伊尹負于鼎俎傳說於於傳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極楛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畱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聚王拓躋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談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

隱古作表
之俠

意秦以前
匪夫之俠

不可少此

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旨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俯。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六

十七

庚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君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詖不行者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讐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執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六

史

十八 後漢

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爲元妃終於五子作亂家嗣邁屯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官備七國爵列入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脩孝文在席無繻然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斷雕爲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克給而已漢法常因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纂要

八月弄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
間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
法相者載還後官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
納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官教頗脩登建嬪后必
先令德內無出閭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
矣而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
厥方來豈不休哉雖邨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
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奸合遂忘措蠹自古雖主幼時
難王家多釁委成家宰簡求忠貞未有專在婦人斷
割重器唯秦辛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六

十九 後漢

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
歸女主外立者河帝臨朝者太后莫不定策帷帶委
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
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纓縲繼于圖
行之下湮滅連踵傾軛繼路而赴蹈不息爛爛為期
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嘆略同一揆故考
列行迹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
並列平篇其以思私追尊非常世所奉者則隨他事
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係之此紀以
續西京外戚云爾

論曰孔子曰太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若乃太伯以天下而違周伯夷率潔情以去國並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惠伯夷稱賢人後世聞其讓而慕其風徇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至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各於義不亦薄乎君子立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啟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哉原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乎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六

史

二十一 後漢

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夫數子類乎徇名者焉

夫太伯稱至惠伯夷稱賢人後世聞其讓而慕其風天下而違周伯夷率潔情以去國並未始有其讓也日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若乃太伯以天下而違周伯夷率潔情以去國並未始有其讓也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孔子稱蘧伯玉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然用舍之端君
子之所以存其誠也故其行也則懦足蒙垢出身以
効時及其止也則窮棲茹菽藏寶以迷國太原閔仲
叔者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其
含菽飲水遺以生蔬受而不食建德中應司徒侯霸
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如蒙
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
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六

史

二十一 後漢

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
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敕吏常給
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
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叔同郡荀慈字君大少修
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
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縣廣武聞恁名節約不入
荀氏閭光武徵之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為驃
騎將軍開東閣延賢俊辟而應焉及後朝會憲宗戲
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
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至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

不敢不至。後月餘罷歸卒於家。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官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必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若二子子可謂識去就之槩候時而處夫然豈其枯槁苟而已哉。蓋詭時審已以成其道焉。余故列其風流區而載之。

續奇賞

卷三十六

史

二十三 後漢

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升之司馬辯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故王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仁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缺望難裁自是竊名僞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筭實者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六

論

二十三

後漢

擬其効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爲得人斯亦効實之徵乎順帝始以童弱互並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靈采遂乃備玄纁王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社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父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佑蘇章種嵩樂邑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師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

魯矣不幹
之難也

道以糾達郎顛陰陽詳密張綱機術特妙東京之士
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宣其智力惟懼
容其蹇辭舉厝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詩
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爲恨哉及孝桓之時頽德
繼興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
李膺彌縫袞闕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獎鑒人
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潔行激揚
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墜在朝者以
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
道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
爲乎嗚呼

四續奇賞八卷 三十六

史

二十四

後漢

禮事補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閣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閣尹審門閤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弊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六

史

二十五 後漢

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閣入不復雜調他士至永平中始置貞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實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閣宦而已故鄭眾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官卿之位於是中官

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負數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貂兼領，卿署之職，郤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相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鈇，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勲，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六

史

三十六

後漢

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劔，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碁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沐糝霧縠之積，盈初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彫文士，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銜達，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悽，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孛戮，因

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美士莫不罹被災毒竇武
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踞怨協群英之勢力而以
疑留不斷至於殄散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苴
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騰曹說梁冀竟立
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信其然矣

四嶺奇賞 卷三十六 史

二十七 後漢



計其然矣
晉德殿九因之義
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騰曹說梁冀竟立
疑留不斷至於殄散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苴
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信其然矣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民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澆訛王道陵缺而猶假仁以効已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強梁褻氣片言違正則斷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霸德既衰徂詐萌起彊者以決勝爲雄弱者以詳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縮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少衣以升卿相士之飾

續奇賞

卷三十六

史

二十八

後漢

巧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留其弊不能反及漢祖仗劍武夫勃興憲令寬賒文禮簡濶緒餘河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輕歛重氣怨惠必讐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挾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代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僞終篡國祚忠義之流恥見纓縵遂乃榮華立壑甘足枯槁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爲

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
品覆公卿裁量執政焯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
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
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具然乎初桓帝爲蠶吾侯受
學於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
尹房植其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
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機揣遂各樹朋徒
漸成仇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
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
功曹岑晷二郡又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六

二十九 後漢

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
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其
竝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
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勃海
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竝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
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
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爲河南尹督促收
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
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諱其占成子弟牢脩因上書誣
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

嘗謂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
建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連
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構募
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譖城門校尉竇武
並表爲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
人之名猶書玉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終海內希
風之流遂相其標榜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上曰三
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猶古之
入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爲三君君者言六世之
所宗也李膺范滂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六

史

三十一後漢

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
尹勳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
張儉岑晷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爲八及及
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毋
班秦周蕃嚮王章爲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
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言儉
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以
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爲八俊相
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祗宣靖公緒恭爲八顧朱
楷田繁踈耽薛敷宋布唐龍羸咨宣褒爲八及刻石

三十五人賀名迹有者並載于篇陳蕃賈武王暢劉
表度向郭林宗別有傳有昱附祖叔傳張邈附呂布
傳胡母班附袁紹傳王考字文祖東平壽張人冀州
刺史秦周字平王陳留平丘人北海相蕃嚮字嘉景
魯國人邠中王璋字伯儀東萊曲城人少府卿位行
並不顯程超山陽太守事在陳蕃傳字及郡縣未詳
朱寓沛人與杜密等俱歿獄中唯趙典名見而已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六

史

三十一

後漢



非其人其姓名錄其姓名中錄錄其姓名而已

並不顯其姓名錄其姓名中錄錄其姓名而已

魯國人魏中王璋字伯儀東萊曲城人少府卿位行

陳蕃傳字及郡縣未詳

朱寓沛人與杜密等俱歿獄中唯趙典名見而已

表度向郭林宗別有傳有昱附祖叔傳張邈附呂布

傳胡母班附袁紹傳王考字文祖東平壽張人冀州

立擲其爲部黨而儉爲之魁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大
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
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
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有城相劉
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歿獄中餘或先歿不及
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爲怨隙者因先陷害雖眦之忿
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罹禍毒其
歿徒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主
書大詔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
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六

史

三十

後漢

黃巾起而
覽人赦也
人赦而黃
巾感已無
救於事左
聖意諸

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
屬先和二年上祿長和海山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
財恩義已輕服屬踈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
訓之文有繆經常之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
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中常侍呂彊言於
帝曰黨錮文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
謀爲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思其言乃大赦黨人誅徒
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綱紀文章
蕩然矣凡黨事始自其陵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
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下善士三君八俊等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頴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通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彼雖磴磴有類，沽名者然。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六

史

三十二 後漢

而蟬蛻鄙埃之中，自致蒙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

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

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恭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

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揚雄

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言其遠患之遠也。光武側

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滿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岩

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

不能屈，群方逢萌，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則天

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

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

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反聞
夫作者列之此篇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六

史

三



大清神武之北論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屠釣卑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爲周師傳說去爲殷相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明剔幽仄唯才是與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鑿之子叔度名動京師且士子居朝咸有職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而侍中執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爲黃門侍郎執戟殿下郡縣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非若晚代分爲二塗者也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六

史

五

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因此相公遂爲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郡都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藉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

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

族者也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

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

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

人君南面九重與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闈之任

宐有司存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

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空躋百司權不外假

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鉄鉞瘡痍搆於牀第之曲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南金北甌來悉方體素練丹珀至皆兼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玉石未或能比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悞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勦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固續奇賞

卷三十六

史

三十六

夙傾實由於此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倖倖傳今采其名別以爲恩倖篇云

四續古文奇賞卷之三十七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論贊類

宋畧總論

宋裴子野

宋謝靈運傳論

宋沈約

晉紀總論

唐于令寶

晉武帝論宣帝論

唐太宗

梁紀論

宋歐陽修

朋黨論

宋歐陽修

伶官論

宋歐陽修

四續奇賞卷三十七

宦者論

宋歐陽修

一行傳論

宋歐陽修

贊揚雄

漢班固

贊西域

漢班固

年表

六國年表

漢司馬遷

異姓諸侯年表

漢班固

高惠高后文功表

漢班固

序事抄亦
論議

宋高祖武皇帝以蓋代雄才起匹夫而并六合尅國
得雋寄迹多于魏武功施天下盛德厚于晉宣懷荒
伐叛之勞而夷邊蕩險之力百勝可得而論者矣政
疑足行陣之間却孫恩蟻聚之衆一朝奮臂掃桓玄
盤石之宗方軌長驅則三齊無堅壘剋戈內赴則五
嶺靡餘妖命孫季高于巨海之上而鬻馮席卷擢朱
齡石于百夫之下而庸蜀來王羌胡畏威交爲表裏
董率虎旅以事中原石門巨野之隘指麾開關關頭
霸上之阻曾莫藩籬虜其酋豪遷其重寶登未央而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七 論

二

宋

灑酒過長陵而下拜盛矣哉悠悠百年未之有也于
是倒載于戈休兵泗水彤弓納陛肇有宋都帶芥必
除華夷莫拒然後請乎上帝步驟前王零陵去之而
莫猜心高祖受之而無媿色古之所謂義取天下者
斯之謂乎若其提挈草創則魏孟何劉輔相總持則
穆之徐羨鎮惡道濟經其武傅亮謝晦緯其文長沙
雲合霧集若椽椽之構大厦衆星之仰河漢或取之
于民疑舉或得之于未名群才必逞智能咸効爵不
妄加官無私調晉末所以荒濟疑淆混阿黨容縱莫

不驅掃革易與之更始君行卑非而國不爲陋民勤
征戍而下無怨讟品令宥密賞罰端平遠無不懷邇
無不附屬爲郡縣者則南過交趾西包劔閣北割黃
河而繞東海七分天下而有其四自永初末歲天子
負宸務懷以燕代爲戎岐梁重梗將普六師屠桑乾
而境北地三事大夫願相謂曰待夫振旅凱入乘轅
南反蒞具銀繩瓊檢告報東嶽旣而洮弗興卽年獻
世管陽王狎于弗訓以敗與太祖寬肅宣惠大臣光
表超越二昆來應實命沉明內斷不欲政由甯氏克
滅權逼不使芒刺在躬親臨朝事率尊恭德斟酌先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七

三

宋

王之典強宣

疑

當時之宜吏久其職育孫長子民樂

其生鮮陷刑辟仁厚之化旣已播流率土忻欣無思

不服每駕巡幸蕭鼓聽聞百姓扶携老幼想望儀刑

愛之孜孜如日不足初徐傅伏誅繼求內相王弘處

之而思降彭城欲之而弗違王華殷景仁以忠允熙

帝載謝弘微王曇首以沉密贊樞機徐王僧綽以體

國彰信義謝方明劉道生以治惠稱良能高簡則今

明清貴則王舊

疑

文章則顏延之謝靈運有澡麗之

鍾才儒雅則裴荀何傳擅師表之高學剛亮骨鯁則

袁粲蔡子度建言忠益則范泰何尚之宗室蕃翰童

梁帝令則江夏衡陽廬陵隋王建平臨川新喻或清

令而審或文敏而洽皆博愛以禮士明靡以流譽十

三四年爲多士矣上亦藉藉義文思弘儒靡靡序建

于國都四學聞于家巷天子乃移暉下輦以從之束

帛謙語以勸之士莫不竄悅詩書沐浴禮義冰蘄肥

矩斐然向方其行簡言道者然後登朝受職威儀輕

佻者不齒于鄉閭公宮非儼羽不來庭私家非軒蓋

不逾閭冠冕之流雍容如也于是文敷既興武功亦

著命將受律指日如斯檀蕭薄伐則南登象浦劉斐

爰整則西踐仇能良駒巨象充塞外廐奇琛環貨下

四續奇賞卷三十七 四

述自遠禽獸草木之瑞月有六七絕山飄海之譯歲

靡十餘江東以來有國有家豐功茂德未有如斯之

盛者然值昔虜方強周韓茂擾金墉虎牢代失其御

二十七年偏師克復河南橫蹂強胡百萬之衆匈奴

遂跨彭蒲航淮浦設穹廬于瓜步請公主以和親于

時精兵猛將嬰城而不敢鬪謀臣智士折撓而無可

稱天子乃朝饗單于臨江高會于是起盡戶之役貸

富室之財舳艫千里緣江而陳我守既嚴胡兵亦怠

且大川所以限南北也疲老而退歸我追韓之師索

弓裹足係虜之民流離道路江淮以北蕭然矣重以

含章巫蠱始自三逆合殿酷帝史籍未聞仲尼以爲
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辨之不早辨也
元嘉之禍其有以焉世祖率先九牧大雪寃恥身當
歷數正位天君聰明綸達博聞強記威可以整法智
足以勝姦君人之略幾將備矣一時之風流領袖則
謝莊何偃王或蔡興宗索頴袁粲禦武名將則沈慶
之抑元景宗敵之或潔清以秀雅或曉果以步類
因以軌道廓之中方知向時之士若顏竣之經綸忠
勁匪躬諒直雖晉之狐趙無以尚焉帝卽位二三年
間方逞其欲拒諫是已天下失望夫以世祖才明少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七

五

宋

以禮度自肅思武王之節儉追太祖之寬恕則漢之
文景宗何足云景和甲之以淫虐太宗易之以昏縱
師旅薦興邊鄙感迫人懷苟且朝無紀綱內寵方議
共安外物已覩其敗已初世祖登遐委重于二載大
宗晏駕亦託孤于王阮濞近之道同歸冲人之譽如
一然宋祚未絕于承光更以宗王之見窘水德遂亡
于後實由強臣之受辱且顧命郡公從容自重畏懦
伊霍之機綺靡唐虞之際于是蔚炳胥變明命盡遷
俯仰之間興衰易用矣周自平王東遷崎嶇河洛其

後三十四世而祚始亡之漢自章和以降顛覆四監

其後百有餘載而獻始禪之何則周漢靈長如彼難
振近代脆促若此易崩非天時亦人事也聞夫鴻荒
者難爲慮因事者易爲力曹馬規模懸乎前載苟有
斯會實啓英雄而况太宗爲之驅除先顛其本根旣
感枝葉遂摧斯則始于人事也昔二代將亡殷辛夏
癸相去數百年間異世而後出宋則景和元徽首尾
不能十載而降霄過于二君斯則天之所棄篤于前
王者也天意人事其微如是雖欲勿實其可得乎若
乃拯厥塗炭蒙逆取之辱者湯武之志也私鉏當路
飾揖讓之名者近代之事也其應天從民道有優劣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七

六

宋

故宗廟社稷修短異數不然則何殊尤綿邈如斯之
遠也夫山岳崩頽必有朽壤之隙春秋迭代亦有去
故之悲是以臨危亡而撫理運未有不扼腕流連者
也近古之弊化薄俗行乎宋氏之成敗得失著乎行
事從而言之載于篇矣繫叙其所以創業垂統而懷
其舊俗遺風逮于賢人君子英聲餘論以附于茲子
野曾祖宋中大夫西鄉侯以文帝之十二年受詔撰
元嘉起居注二十六年重被紹續成何承天宋書其
年終于位書則未遑述作齊興後數十年宋之新史
旣行于世也子野生乎泰始之季長于永明之年家

有舊書聞見又接是以不用浮淺因宋之新史爲宋
略六十卷剪裁繁文刪撮事要卽其簡寡志以爲名
夫黜惡章善減否與奪則以先達格言不有私也豈
以勒成一家貽之好事蓋司典之後而不忘焉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七論

七

宋



以得其一... 故車... 餘而不... 豈

夫黜惡章善... 與奪則以先達格言... 不有私也豈

以勒成一家... 貽之好事蓋司典之後而不忘焉

有舊書聞見... 又接是以不用浮淺因宋之新史爲宋

作史去空
頭話可省
一半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慍
分情夫志動于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
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
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旣
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于前賈誼相如振芳
塵于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
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迺相師祖雖
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乎
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縱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七 論 八 宋

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物以文被
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
爲形似之言二班長于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
爲體竝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
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
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
縛旨星檣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
遺風餘烈事極江右左晉中興玄風獨扇爲學窮于
杜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于此自建武暨
于義熙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

上德託意玄珠、迺麗之辭、無聞焉耳。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竝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合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于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岍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竝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四續奇賞、卷三七、論

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至于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史臣曰晉高祖宣皇帝以雉才傾量應運而仕值魏
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
三世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
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
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
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陵神略
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群后大權在已屢拒諸葛亮節
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邊鄙無虧
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大祖繼業玄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史

十

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
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
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
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崇于周公權制嚴
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言慎法仁
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
四海悅勸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
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從爲衆故至於咸
寧之末遂排群議而杖王杜之決汎舟三峽介馬桂
陽役不二時江湘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

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世之一時矣。武帝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功。而閔伯實沈之郤。歲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謫。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為伊周。夕為桀跖。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七 史

十一

簡賞者小人之利君字之矣也

於是輕薄于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楊。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生諸葛孔明之

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未爲兵裂裳爲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群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嘗甃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七

史

十一

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疾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耻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况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管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

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管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又曰實穎實粟即有邠家室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邠之幽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糒糧于橐于囊陟則在嶽復降在原以處其民以至于太王爲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四續奇賞

卷三十七

十三

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以至于王季能貽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至于文王備修舊德而惟新其命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也而其后妃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那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故曰文武自大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於是天

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
天命未至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
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猶著大武之容曰未
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
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
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
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
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爰及上代雖文質
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今晉之
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爲以爲之矣宣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七 史

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及修公
劉大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
獲思庸於亳高貴冲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
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
先代者也又加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
風俗藩僻耻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
者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
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
爲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以
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

舜晉倫
而不知
亦物

吏其倚扶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
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靡懈者蓋共嗤點以爲灰
塵而相詬病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
貨欲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秉鈞當
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太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
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
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
眞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數
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獅織絳皆取成於婢僕未
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七

史

十五

情而動故皆不耻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于
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土下父兄不
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
順于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
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烹
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
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買充之
事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
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
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觀寵賂之彰

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燮必爲之請。歟。賈誼必爲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蕩蕩之惠臨之哉。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懷帝承亂。得位羈於疆。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向之讖云。滅
下之後有少而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朋。按愍帝蓋秦王之子。得位於長安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爲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爲左丞相。上諱業。故改鄴爲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

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圖御宇敷化導民以佚代勞以治易亂絕縑綸之貢去彫琢之飾制奢侈以變儉約止澆風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採羅劉毅裴楷以質直而見容穉紹許奇雖仇讐而不棄仁以御物寬而得衆宏畧大度有帝王之量焉乎時民和俗靜家給人足聿脩武用思啟封疆決神筭於深衷斷雄圖於獨見馬隆西伐王濟南征師不延時種虜削跡兵無血刃揚越爲墟通土世之不通服前人之未服積祥顯應風教肅清天下之功成矣霸王之業大矣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七

一八唐

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爲驕泰之心因斯以起見土地之廣謂萬葉而無虞視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永治不知處廣而思狹則廣可長廣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材志欲就於昇平行先迎於禍亂是猶適越者指沙漠以遭途欲登山者涉舟航而覓路所趨愈遠所向轉難南北倍殊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難乎况以新弔易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故賈流兇豎懷姦志以弄權揚跋豺狼包禍心以專輔及乎宮車晚出諒闇未開藩籬變親以成疎連兵競滅其根本棟梁廻忠而起僞詈衆各舉

其兇威曾未數年綱紀大亂海內版蕩宗廟播遷帝
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縣翻成被髮之鄉棄
所大以資人掩其小而自託爲天下笑其故何哉良
由失慎於前所以貽患於後且知子者賢父知臣者
明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而國亂國亂不可以安
也家亡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聖人閉其端
而世祖惑荀勗之姦謀迷王渾之僞策心屬移於衆
口事不定於己圖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於區
夏惠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於洪基夫全一人者
德之輕極天下者功之重弃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七 九唐

者孝之大况乎百三世而成業延二葉以喪之所謂
取輕德而捨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看
斯乎雖則善始於初而乖冷終於末所以殷勤史策
不能無悼慨焉

夫天下之大黎元爲本邦國之貴元首爲先治亂無常興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爲憂三王以來處其憂而爲樂競智力爭名利大小相吞強弱相襲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霧交飛宣皇以天挺之姿膺期佐命文以纘治武以陵威用人如在已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已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觀其雄畧內斷英猷外決殄公孫於百日滅孟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七

史

十

唐

矣既而擁衆西舉與諸葛亮持抑其甲兵本無闔志遺以巾幗乃發憤心杖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千里許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險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反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怯實而未前歿疑虛而猶遁良將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委崇華甚霍光之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傅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是屬受遺二主佐命王朝既承忍歿之託曾無殉主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之體寧若此乎盡善之方以斯爲惑夫經計之策豈東智

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面耻欺
僞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姦回以定業古人有云積善
三年知之者少以爲惡一日聞于天下可不謂然乎
雖隱過于當年終見嗤于後世亦猶盜鍾掩耳以衆
人爲不聞銳意盜金以市中爲莫覩故知貪于近者
則遺遠溺於利者則傷名若不損己以益人則當禍
人而福已順理而舉易爲力背時而動難爲功况以
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蒼
生而天未啓時寶位猶阻未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
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此固矣

嗚呼天下之惡梁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爲僞也至予論次五代獨不僞梁議者或譏予大失春秋之旨以謂梁負大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獎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爾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于春秋皆不絕其爲君此予所以不僞梁者用春秋之法也然則春秋亦幾篡乎曰惟不絕四者之爲君于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七

論

廿五

唐

爲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于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爾使爲君者不得掩其惡然後人知惡名不可逃則爲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爲言信而善惡明也桀紂不待貶其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春秋于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爲君而不掩其惡以息人之爲惡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後知予不僞梁之旨也

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群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寶錄見文蔚等所為如此未嘗不為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固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二十四 唐

多此數語文字不老

亦有不可

弱句

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

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譽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爲人主者佹佹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群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于無所不爲則漢魏唐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與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七

二十五

解

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與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以由韓以
後主不知
以三矢賜
莊宗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
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
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
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背晉以歸梁此三者
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謹志乃父之志莊宗受而
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
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
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
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七論

二十六唐

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及見賊而士卒離散
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于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
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
自于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
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
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
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豈獨伶人也哉

伶官論

伶官論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于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不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牽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于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忠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七

論

二十七

唐

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于內而疎忠臣碩士于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摔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于女

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四續奇賞

卷三七

三八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爲自古忠臣義士多出于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于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墮壞、至于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于中、而不見于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况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四續奇賞

卷三七

論

二七

唐

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沉淪于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群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于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于君、以忠獲罪、而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夫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于此之時、能以

孝儉自修于一鄉而風行于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
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于書者吾
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
一行傳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典王莽劉歆
施哀帝之切又知董賢同官當表及至開莽賢子芳

周續奇賞 卷三七

又三九



一濟翰于君以忠獲罪而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
亦不煩對而其望已絕昔吾聞一人謫曰李氏益利
事極不善而無可跡火斷其命凡短因具于書皆吾
幸能自斃于一灘而風汗于天下皆能短有文然其

類有并

雄之自序云爾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于執利迺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七

贊

三十

漢

真知已

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于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習之唯劉歆及范遂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卜公莽旣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

亦是千古
如已

然京師爲之誦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
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著酒人希至其門時有
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
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
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
甌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
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
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
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
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
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
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其
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越賢知
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
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
也自雄之深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
顯作篇籍具存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七

贊

又二十
漢

漢

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迺表
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
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
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
能睹犀布瓊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
柯越舊聞天馬蒲萄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
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
之馬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群食於外圍
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土林穿昆明池營千
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以
以隋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
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磬極
曼衍魚龍角觝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
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于用度不足迺摧酒酤筦
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
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
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
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

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阨淮南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七

贊

三十一

漢

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
內也書曰西戎即原禹旣就而序之非上威福致其
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
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
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
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于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
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
爲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
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
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
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讓茲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七

贊

三十二

贊

太史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
封爲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
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
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廬于郊祀君子懼焉及文
公踰隴懷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
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
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晉盟威重于諸侯及
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垂于戰
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

四續奇賞

卷二十七

三十三

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橫短長之說
起矯稱籙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皆約束也
秦始小國僻遠諸夏擯之比于戎翟至獻公榆來常
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
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執利
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
孰夫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故禹興
于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
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旣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
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

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儲藏獨有秦記
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體變亦有可頗
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
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
也學者牽于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
舉而笑之不取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丁是因
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
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看君子以覽觀
焉

自古帝王之興，曷嘗不建輔弼之臣，所與共成天功者乎？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初以沛公、項羽、卽皇帝位，入載而天下迺平，始論功而定封，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于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高后二年，復詔丞相陳平、盡差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七

表

三十五

列侯之功，錄第下竟，藏諸宗廟，副在有司，始未嘗不欲固根本而枝葉稍落也。故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旣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禁，墮命亡國。或云：子孫訖于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子遺，耗矣。罔亦少密焉。故孝宣皇帝愍而錄之，乃開廟藏，覽舊籍，詔令有司求其子孫，咸出庸保之中，竝受復除，或加以金帛，用章中興之德，降及孝成，復加卹問，稍益衰微，不絕如綫，善乎杜業之納說也。曰：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群，后饗共已之治，湯法二

聖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覲是以內恕之君樂
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至于不及下車德念深
矣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群石之勤知其恩結于民心
功光于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
位大其寓愛敬飭盡命賜備厚大孝之隆于是爲至
至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
不伐况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竝傳子繼弟及
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神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
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
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絕失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七

表

二十六

姓或乏無主朽骨孤于墓齒齠流于道生爲懸隸死
爲轉屍以往况今甚可悲傷聖朝憐閔詔求其後四
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
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掩息遯東布章非所以視化
勸後也三人爲衆雖難盡繼宜從尤功于是成帝復
紹蕭何哀平之世增修曹參周勃之屬得其宜矣以
發續前記究其本末并序位次盡于孝文以昭元功
之侯籍

羅叙注古
頤去卷五
諸艾不及
也

昔唐詩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于百姓，攝位行政，考之于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齒稷，修仁行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嚴，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迺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難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于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于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籛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奧，用壹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平不虞，適戍疆于五伯，閭閻偃于戎。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七 三十七

狄嚮應瘠于謗議，奮臂威于甲兵，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華，皆成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執然也。故據漢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迺以年數，訖于孝文，異姓盡矣。

給

續古文奇賞卷之三十八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諸子類

道術

二柱

秋水

精神訓

汎論

法象

論性

四續奇賞卷三十八

定性書

外篇

政道

君道

周 尹喜

周 莊周

周 劉安

齊 管仲

宋 崔顥

周 亢倉楚

周 亢倉楚

諸子類

道術

二柱

秋水

精神訓

汎論

法象

論性

四續奇賞卷三十八

定性書

外篇

政道

君道

周 尹喜

周 莊周

周 劉安

齊 管仲

宋 崔顥

周 亢倉楚

周 亢倉楚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選評

若碗若盂若餅若壺若甕若盎皆能建天地兆龜數
著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成理一物
包焉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
精相搏而神應之一雌一雄卵生一牝一牡胎生形
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
爲水觀爲火愛執而觀因之爲木觀存而愛攝之爲
金先想乎一元之氣具乎一物執愛之以合彼之形
冥觀之以合彼之理則象存焉一運之象周乎太空
自中而升爲天自中而降爲地無有升而不降無有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又十一

降而不升升者爲火降者爲水欲升而不能升者爲
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爲金木之爲物鑽之得火絞之
得水金之爲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
交也水爲精爲天火爲神爲地水爲魂爲人金爲魄
爲物運而不已者爲時包而有在者爲方惟土終始
之有解之者有示之者

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湮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而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伯以爲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始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竈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八

二周

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此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小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礫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

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
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
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泊
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
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
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曩今故故遙
而不悶撥而不跋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
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
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
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

四續奇賞

卷三

三周

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
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
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
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
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埒大之殷也故異便
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
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
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
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
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穢貨財弗爭

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汗行珠
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
以爲勸戮耻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
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
分之至也河泊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
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
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
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
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
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

四續奇賞

卷天

諸子

四
周

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
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
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
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昔
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
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
爲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
驎騂駟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狺言殊技也鷓
鴒夜撮蚤察豪末晝出暝日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
故曰蓋師是而非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

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
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
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
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
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
舍吾終柰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
徃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
行與道參差巖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
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
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

四續奇賞

卷三

學

五周

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
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
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
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
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
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
害已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
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
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
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踰矚而屈伸反要而語極

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夔憐虵虵憐蛇蛇憐風風憐日目憐心夔謂虵曰吾以一足踰蹕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柰何虵曰不然子不見矣垂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虵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

四續奇賞

卷三天

講字

六

周

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鱗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水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

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聞、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機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蠹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跣、還軒蟹與科斗。

四續奇賞

卷三

諱

七

周

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腴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蠹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負山、商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埴井之

壺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夷然四解
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
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真用管闕天用錐指地
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
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
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
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
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
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中笥而藏之廟
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
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

四續奇賞

卷二十八

八

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
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
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鶩子知之乎
夫鵷鶩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
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鷓得腐鼠鵷鶩過之仰而視
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莊子與惠子
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
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
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

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四續奇賞

卷三

九
周莊



味魚樂云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象無形窈窕冥冥芒艾漠閔頽
濛鴻洞莫知其門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茫乎莫知
其所終極滔乎莫知其所止息於是乃別為陰陽離
為及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煩氣為蟲精氣為人
是故精神者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
門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是故聖人法天順情不
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陰陽為綱四
時為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失之者死法之者
生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是故

四續奇賞 卷三

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者失之於外
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莫不隨也夫精
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背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
故曰一月而膏二月而腠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
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
而生形體以成五臟乃形是故肺主目腎主鼻膽主
口肝主耳脾主舌外為表而內為裏開閉張歛各有
經紀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
形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臟九竅三百

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爲雲肺爲氣。肝爲風。腎爲雨。脾爲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爲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跋鳥。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夫天地之道。至紘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旣乎。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臟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臟。嗜慾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腹克而嗜慾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臟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教志勝而行不僻矣。教志勝而行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也。以聽無不聞也。以爲無不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邪氣不能襲。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守之於形骸之內。而不見也。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臟之使候也。耳目浮於聲色之樂。則五臟搖動而不定矣。五臟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

矣。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慾，五臟定寧，克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世之後，猶未足也。豈直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慾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人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

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爲者，則所以修得生也。夫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譬吾處於天下也，亦爲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有何以相物也？雖然其生我，也將以何益其殺我也？將以何損夫造化者？旣以我爲坯矣，將無所違之矣。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徃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

之哉其生我也不強求已其殺我也不強求止欲生而不事憎死而不辭賤之而弗憎貴之而弗喜隨其天資而安之丕極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比於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衆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夫造化者之攬援物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爲盆盎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漶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爲盆盎亦無以異矣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灣之家決灣

而注之江灣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鬪也其在灣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故曰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氏之璜者匣匱而藏之寶之至也夫精神之可寶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

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無所甚親抱德煬和以順於天與道爲際與德爲隣不爲福始不爲禍先覓鬼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已故曰至神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識其外明白太素無爲復樸體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芒然彷徨于塵垢之外而逍遙于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之巧弗載於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爲變雖天地覆育亦不與之扞抱矣審乎無瑕而不與物操見事之亂而能守其宗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心

四續奇賞

卷六

十四 漢

志專于內通達耦于一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渾然而往邈然而來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忘其五臟損其形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爲而成不治而辯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耀如景之効映道爲綯有待而然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而物無能營廓恔而虛清靖而無思慮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也大雷毀山而不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嬙西施猶顛醜也以死生爲一化以萬物爲一方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

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用契大渾之樸而立至清之中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魄不抑其魂不騰反復終始不知其端緒其瞑於太宵之宅而覺視于昭昭之宇休息于無委之隅而游敖于無形埒之野居而無容處而無所其動無形其靜無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淪於不測入於無間以不同形相嬗也終始若環莫得其倫此精神之所以能假于道也是故真人之所以游若吹呴呼吸吐故內新熊經鳥伸鳧浴蟻躩鴟視犀顧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克日夜無傷而與物

爲春則是合而生時于心也且人有戒形而無損於心有綴宅而無耗精夫癩者趨不變狂者形不虧神將有所遠徙孰假知其所爲故形有摩而神未嘗化者以不化應化千變萬紵而未始有極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豈木也猶克形者之非形也故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攝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衆人以爲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入之所以樂爲人主者以

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樓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桶不斲素題不斫珍怪奇異人之所笑也。而堯攜梁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白狐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于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爲也。此輕天下之具也。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蠅蚘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告。

四續奇賞

卷五

十六

漢

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壺子持以天壤名實不入。幾發於踵。壺子之視死生亦齊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軀僕脊。管高子頂。腸下迫。願兩髀在上。燭管指天。匍匐自闕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拘邪。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故觀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厚壺子之論。乃知生死之齊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夫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關之塗。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至而不通。生不足以挂心。死不足以幽。

可以死即
不死之師

神屈伸俛仰。抱命而婉轉。禍福利害。千變萬紕。孰足

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蛇解游於大清輕
舉獨任忽然入冥鳳凰不能與之儷而况斥鷃乎勢
位爵祿何足以樂志也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
易其義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
故晏子可迫以仁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
可縣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爲而不
可以死亡恐也彼則直爲義耳而尚猶不拘於物又
况無爲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爲貴故授舜公子札不
以有國爲尊故讓位子罕不以玉爲富故不受寶務
先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由此觀之至貴不待爵

四續奇賞

卷天

詩

十七

漢

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他人身至親矣而
棄之淵外此其餘無足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不以
天下爲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
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通許由之義金滕豹韜廢矣
延陵季氏不受吳國而頌間田者慙矣子罕不利寶
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汙於世而貪利偷生者
賤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不聞大言
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
瓠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鐘
乃性仍仍然知其益瓠之足羞也藏詩書修學而不

知至論之音則拊盆扣篪之徒也夫以天下爲者學
之建鼓矣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使之左據天下圖
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由此觀之生尊於天下也
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無天下
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
今贛人教倉子人河水飢而餐之渴而飲之其入腹
者不過簞食瓢漿則身飽而教倉不爲減也腹滿而
河水不爲之竭也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爲之飢與守
其筭筭有其井一實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大憂
內崩大怖生狂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乃爲大

四續奇賞

卷美 諸子

十八 漢

通清目而不以視靜耳而不以聽鉗口而不以言委
心而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太素休精神而棄知故覺
而若昧以生而若死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與化爲
一體死之與生一體也今夫繇者揭饅車負龍土鹽
汗交流喘息薄喉當此之時得休越下則脫然而喜
矣巖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病疵痕者捧心抑腹
膝上叩頭踈跼而諦通夕不寐當此之時噲然得卧
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夫修夜之寧非直一噲之樂
也故知宇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生知養生之和則
不可縣以天下知未生之樂則不可畏以死知許由

之貴於舜則不貪物。墻之立不若其偃也。又况不爲墻乎。冰之凝不若其釋也。又况不爲冰乎。自無蹠有自有蹠。無終始無端。莫知其所萌。非通於外內孰能無好憎。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衰世湊學不知原心反本。直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世交。故目雖欲之禁之。以度心。雖樂之節之。以禮趨翔周旋。詘節異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飲。外求其形。內總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爲悲人。達至道者則不然。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

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弗爲。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故縱體肆意而度制。可以爲天下儀。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圉垣。使有野心。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修生壽終。豈可得乎。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回天死。季路道於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爲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故子夏見曾子一懼。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

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懼先王之道勝故肥推此志
非能不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直宜迫性閉欲
以義自防也雖情心鬱殢形性屈竭猶不得已自強
也故莫能終其天年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
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
處大廓之宇游無極之野登太皇馮太一班天地于
掌握之中夫豈爲貧富肥臞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
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之夫使天下畏
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顛蛇以
爲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故知其無所用貪者而

四續奇賞

卷五

漢

二十

漢

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夫人主之所
以殘亡其國家拍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爲天下笑
未嘗非爲非欲也夫仇由貪大鐘之賂而亡其國虞
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獻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
世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胡王淫女樂之娛
而亡上地使此五君者適情辭餘以已爲度不墮物
而動豈有此大患哉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不
治矢也御者非轡不行也學御者不爲轡也知冬日
之萋夏日之裘無用於已則萬物之變爲塵埃矣故
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

張子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程子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旣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

四續奇賞

卷三

二十一

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登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當

內理之言
決不粘

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則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於於

者爲非。而更求其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爲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未發。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非亦可見外物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夫此亦所以... 而難制者... 惟怒爲甚... 第能於未發... 遽忘其怒... 而觀理... 之是非... 非亦可見... 外物之不足... 惡而於道... 亦思過半... 矣

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佩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壯也。焉可以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容貌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若夫隋其威儀。忱其

四續奇賞

卷三

管子

二十三

齊

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必慢之者至矣。小人見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耳。詩云。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成王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正冠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

白刃之難猶不忘敬况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
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沫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者無
戲謔之言言必有防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
防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得而
狎也是以不愠怒而教行于閨門不諫論而風聲紀
乎鄉儻傳稱大人正己而物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
夫之居猶然况得志而行於天下乎唐堯之帝允恭
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迨遑而奄有九域文王
祇畏而造被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
觀而化也禍敗之所由也則有媿慢以爲階可無慎

四續奇賞

卷元

詩

二十四

齊

乎昔宋敏碎首於碁局陳靈被矢於戲言閻那造逆
於相詬子公生弑於嘗鼃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
也讓臨下也莊事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
從之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媿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
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恕而寡非故無艱交無畔
朋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夫禮也去人之急也
可終身思而不可須臾忘也須臾離則愒慢之行臻
焉須臾忘則愒慢之心生焉况無禮而可以終始乎
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

人無瀆以知天、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知天、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當、則諸生血氣之類、皆得其處而安其產矣、人臣亦無瀆以知主、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宜、則親踈遠近賢不肖者皆盡其力而以爲用矣、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夫百姓勤勞、則物殫盡、則爭害之心生而不相信矣、人不相信、由政之不平也、政之不平、吏之舉也、吏之有舉、刑賞不齊也、刑賞不齊、主不勤明也、夫主勤明則刑賞一、刑賞一則吏奉

四續奇賞

卷三十一

諸子

二十六

周

法吏奉法則政下、宣政下宣則人人得其所而交相信矣、是知天下不相信者、由主不勤明也、亢倉子居息壤五年、靈王使祭公致篚帛與紉、略曰：余末小子、否惠忝位、水旱不時、藉爲人君、何以禳之？亢倉子曰：水陰沴也、陰於國政、類刑人事、類私旱陽過也、陽於國政、類惠人事、類盈楚以爲凡、遭水旱、天子宜正刑、修惠百官、宜去私戒盈、則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天下之人得其欲則樂樂、則安不得其欲則苦苦、則危、若人主放其欲、則百吏度長具展其欲、百吏度長具展其

欲則天下之人貧者竭其力富者竭其財四人失其序皆不得其欲矣。天下之人不得其欲則相與提攜保抱。逋逃隱蔽。漂流掇采。以祈性命。吏又從而捕之。是故不勝其危苦。因有羣聚背叛之心。生則國非其國也。勿貪戶口。百姓汝走。多壯城池。百姓汝疲。賦歛不中。窮者日窮。刑罰且貳。貴者日貴。科禁大行。國則以傾。官吏非才。則寬猛失所。宜與百姓爭利。則狡詐之心生。所以天下竊而難知。天下難知。則上人疑。上人疑。則下益惑。下既惑。則官長勞。官長勞。則賞不足。勸刑不能禁。易動而難靖。此由官不得人故也。政術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八

諸子

二十七 周

至要力於審士。士有才行。比於一鄉。委之鄉。才行比於一縣。委之縣。才行比於一州。委之州。才行比於一國。委之國。政而後。廼能充伏士矣。人有惡於鄉者。則誨之不改。是爲惡於縣。則撻之不改。是爲惡於國。則誅之。廼能無復逆節矣。誠如是。舉天下之人。一一畏懷。無有干惰。諂慢之萌矣。此之謂靖人。凡爲天下之務。莫大求士。士之待來。莫善通政。通政之善。莫若靖人。靖人之才。蓋以文章考之。百不四五。以言論考之。十或一二。以神器靖作態度考之。十全八九。

官人之法
可補劉邵

是皆賢王慶代明識。裁擇所能爾也。王天下者。若以

文章取士則翦巧柯繼益至而正雅素實益藏矣以
言論取士則浮撓游飭益來而塞諤諍直益晦矣以
神氣靖作態度取士則外正內邪益尊而清修明實
益隱矣若歛者賢愈倒政愈僻令愈勤人愈亂矣夫
天下至大器也帝王至重位也得士則靖失士則亂
故人主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嗚呼守國聚人者其胡
可以不事試於士虜人情失宜主所深恤失宜之大
莫痛刑獄夫明達之才將欲聽訟或誘之以詐或脅
之以威或開之以情或苦之以戮雖作設權異而必
也公平故使天下之人生無所於惠死無所於怨夫

四續奇賞 卷三

諸子

二十八 周

秉國建吏持刑若此可謂至官至官之代群情辭正
諸產咸宜恭敬交深上下條固不可搖蕩有類一家
苟違領凌逆安得動哉平王反正既宅天邑務求賢
良等聞一善憫豫連日左右侍僕累言大臣有賢異
者如是踰歲王曰余一人于惠不明務求賢異益恐
山澤遺逸不舉豈樂聞善以自閉塞哉廼者反嬖僕
臣累譽權任頗階左右意余辱昧无能斷明徒唯共
辭依違浸長自賢敗惠莫此爲多不時匡過就茲固
黨於是棄左右近習三人於市貶庶司尹長五人曰
無令人臣附下周上持祿阿意天下聞之稱爲齊

海南之西歸者七國至理之代輿服純素憲令寬簡禁網踈濶夫輿服純素則人不勝矣憲令寬簡則俗无忌諱禁網踈濶則易避難犯若人不勝羨則嗜慾希微而服役樂業矣俗无忌諱則抑閉開舒而歡欣交通矣易避難犯則好惡分明而貴惠知耻矣夫服役樂業之謂順歡欣交通之謂蘇貴惠知耻之謂正浮墮之人不勝於順逆節之人不勝於蘇姦邪之人不勝於正順蘇正三者理國之宗也哀末之世輿服文巧憲令襍祈禁網頗僻夫輿服文巧則流相炎慕憲令襍祈則俗多忌諱禁網頗僻則莫知所適若流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八

諸子

二十九

周

相炎慕則人不忠潔而耻樸貴華矣俗多忌諱則情志不通而上下膠戾矣莫知所適則讒徇繁典而衆不懼死矣夫耻樸貴華之謂浮上下膠戾之謂塞衆不懼死之謂冒真正之士不官於浮公直之士不官於塞器能之士不官於冒浮塞冒三者亂國之梯也荆君熊圍問水旱理亂亢倉子曰水旱由天理亂由人若人事蘇理雖有水旱無能爲家堯湯是也故周之秩官云人強勝天若人事壞亂縱無水旱日益崩離且桀紂之滅豈惟水旱荆君北面遵循稽首曰天不棄不穀及此言也乃以弘璧十朋爲亢倉子壽拜

爲亞尹。尚庶吾國有瘳乎。亢倉子不得已中宿微服
違之他邦。至理之代。山無僞隱。市無邪利。朝無佞祿。
國產問何由得人。俗醇樸。亢倉子曰。政煩苛。則人姦。
僞。政省一。則人醇。樸。夫人俗隨國政之方圓。猶螻屈
之於葉也。食黃則身黃。食蒼則身蒼。曰。何爲則人富。
亢倉子曰。賦斂以時。官上清約。則人富。賦斂無節。官
上奢縱。則人貧。勾粵之簞。鍬以精金。鷲隼爲之羽。以
之楛。箠則其與槁。撲也。無擇。及夫蕩寇爭表。覲武決
勝。加之駭駑之上。則三百步之外。不立敵矣。蜚景之
劍。威奪白日。氣盛紫蜺。以之封獲。剔其與。鬪刃也。無

擇及夫凶邪流毒。沸渭不靖。加之運掌之上。剔千里
之內。不留行矣。夫材有分。而用有當。所貴善。因時而
已耳。昔者明王聖帝。天下蘇平。萬物茂暢。群性得極
善。因時而勿擾者也。岸古呂來。天下姦邪者衆。正直
者寡。輕薄趨利者多。馭方退靜者。蠱姦者。出言等於
忠言。遂使天下之人。交相疑。災悲夫。作灑貴於易避。
而難犯。救弊貴於省事。而一令。除去豪橫。剔官人。不
敢務私利。官人不敢務私利。而百姓富。史刑曰。青災
肆赦。赦不欲數。赦數則惡者得計。平人。生心。而賢良
否塞矣。人有。大爲賊。家。官吏捕獲。因廣條引誣陷。

良闊遠牽率與推時序卒蒙赦宥遇賊家者訖戮所
快自毒而已由是平人逃生點計吏勞政酷莫能鎮
止此由數赦之過也夫人之所以惡爲無道不善者
爲其有罰也所以勉爲有道行義者爲其有賞也今
罪道不義者赦之而有道行義者被妒而不賞欲人
之就善也不亦難乎代有賢主秀士肯察此論所謂
國勢者主惠不下賢人欲不上達也是故聖王貴忠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八

諸子



善因時而勿授者也古語來天下姦邪者衆且
之德善也不亦難乎升爵履主喪主昔察此論

罪並衣養者妹之而亦能許養者妹彼而不賞人
爲其有罰也所以勉爲有道行義者爲其有賞也今

五岳由嬖倖之雖也夫人之所以惡爲無道不善者
拜自毒而已由是平人逃生無情吏惡如翻莫能

身聞赦而率與推時序卒蒙赦宥遇賊家者訖戮所

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攫之。謂之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氣。故此官之所。以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代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家生。黜失。所以爲立之本矣。草鬱凋爲腐。樹鬱凋爲蠹。人鬱凋爲病。國鬱凋百戩。竝起危亂。不禁所謂國鬱者。主惠不下。宣人欲不上。達也是。故聖王貴忠臣正士。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尅已復禮。賢良自至。君耕后飴。蒼生自化。由是言之。則賢良正。可待。不可求。求得非賢也。蒼生正。可化。不可刑。刑行非理也。

四續奇賞

卷三十八

諸子

三十一 周

堯舜有爲人主之勤。無爲人主之欲。故天下各得濟其欲。有爲人主之位。無爲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肆其心。士有天下人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天下人不愛者。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放其愛憎哉。由是重天下者。當制其情。所謂天下者。謂其有尊物也。所謂有邦國者。謂其有人衆也。夫國以人爲本人。安。則國安。故。恩國之主。務求理人之術。玉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怪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鑠石也。今夫以隼翼而被之。鷄視不明者。正以爲隼。明者視之。乃鷄

也。今夫八人，多誦經籍，方書武學，奇技通說，而被以青紫章服，使愚者聒而昧之，爲正君子，明者聒而昧之，乃小人也。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以才取人理也，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亂也，以才取人亂也，以行取人亂也。夫聖人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惕然自理矣。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剽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貴目見之功，剽天下之人恢形異藝而爭進矣。貴可造之功，剽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矣。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剽攻敗矣。人主皆知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知其細失其大，不知類矣。於虜人主，清心省吏，人臣恭儉守職，太平立致矣。而代主或難之，吾所不知也。若人主方寸之地不明，不斷，剽天地之空，四海之內動植，筭類咸失其道矣。以耳目取人者，官多而政亂，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清。是知循理之代，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澆危之代，務取可聞可見之材。於虜人主，豈知哉。以耳目取人，人皆黷，以買譽，以心慮取人，人皆靜。正以勤德，吏靜，正以勤德，則不言而自化。吏黷，以買譽，則刑之而不審。

代主豈不知哉

終

同續奇賞

卷三入

諸子

三四周



之吾所不知也。若人主方寸之地不明，不漸則天下
之空四海之內動植等類咸失其適矣。以
有官多而政亂，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
之代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澆危之代務取可
聞可見之材。必虛人主，豈知虛謀耳。日取人入官，幾
以買譽，以心慮取人，人皆靜正以勤德，使靜正以
外主豈不悅哉。



07209

07209

